



王向荣 WANG XIANGRONG
林 箐 LIN QING
蒙小英 MENG XIAOYING

著

北欧国家的现代景观

MODERN LANDSCAPE IN NORDIC COUNTRIES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北欧国家的现代景观

王向荣 林箐 蒙小英 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欧国家的现代景观/王向荣, 林箐, 蒙小英著.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7

ISBN 978-7-112-08836-2

I. 北… II. ①王…②林…③蒙… III. 景观—园林设计—北欧—图集 IV. TU986.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159952号

责任编辑: 郭洪兰

责任设计: 郑秋菊

责任校对: 兰曼利

北欧国家的现代景观

王向荣 林箐 蒙小英 著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百万庄)

新华书店 经销

北京图文天地中青彩印制版有限公司 制作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

开本: 889×1194毫米 1/12 印张: 21 1/2 字数: 500千字

2007年3月第一版 2007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000册 定价: 188.00元

ISBN 978-7-112-08836-2

(15500)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本社网址: <http://www.cabp.com.cn>

网上书店: <http://www.china-building.com.cn>

目 录

第一部分 绪论

1. 北欧国家概况	3
2. 北欧国家景观设计的发展	4
3. 北欧国家景观设计的特征	6
3.1 民主的设计思想	6
3.2 从自然中获得灵感	6
3.3 体现民族传统和地域性	6
3.4 注重人情味	6
3.5 注重对自然的体验	7
3.6 重视光环境设计	7
3.7 功能与艺术的统一	7
4. 瑞典的景观设计	8
4.1 园林的发展	8
4.2 现代景观设计的发展	9
4.3 景观设计师	13
4.3.1 阿斯普朗德 (Gunnar Asplund)	13
4.3.2 海梅林 (Sven A. Hermelin)	14
4.3.3 布劳姆 (Holger Blom)	15
4.3.4 格莱姆 (Erik Glemme)	16
4.3.5 马汀松 (Gunnar Martinsson)	16
4.3.6 T. 安德松 (Thorbjörn Andersson)	18
5. 丹麦的景观设计	19
5.1 园林的发展	19
5.2 现代景观设计的发展	21
5.3 景观设计师	24
5.3.1 布兰德特 (Gudmund Nyeland Brandt)	24
5.3.2 索伦森 (Carl Theodor Sørensen)	25
5.3.3 S. 汉森 (Sven Hansen)	28

5.3.4 S. I. 安德松 (Sven-Ingvar Andersson)	28
5.3.5 斯卡卢普 (Preben Skaarup)	31
5.3.6 J. A. 安德森 (Jeppe Aagaard Andersen)	32
5.3.7 S. L. 安德松 (Stig Lennart Andersson)	32
5.4 理论研究	34
6. 芬兰的景观设计	35
6.1 园林的发展	35
6.2 现代景观设计的发展	35
6.3 景观设计师	38
6.3.1 阿尔托 (Alvar Aalto)	38
6.3.2 扬内斯 (Jussi Jännes)	40
6.4 理论研究	40
7. 挪威的景观设计	41
7.1 园林的发展	41
7.2 现代景观设计的发展	42
7.3 理论研究	45
8. 冰岛的景观设计	46
注释	47

第二部分 实例

1. 奥尔胡斯大学	50
2. Mariebjerg墓园	56
3. 斯德哥尔摩城市图书馆公园	60
4. 森林墓地	64
5. 泰格纳树林	74
6. 玛丽娅别墅花园	78

7. 喷泉花园	84
8. Nærum家庭花园	88
9. Kongenshus纪念公园	94
10. 阿尔托工作室庭院	100
11. 白令公园	104
12. Råcksta墓园	108
13. Marna花园	112
14. 赫宁美术馆花园及外环境	116
15. Höganäs市政厅庭院	122
16. 赫尔辛基理工大学主楼环境	126
17. Sonja poll花园	130
18. Havnegade庭院	134
19. 阿克塞尔广场	136
20. 老广场和新广场	140
21. 阿马格广场	144
22. 海尔辛堡港口广场	148
23. 科灵假日住宅	152
24. 哥本哈根市政厅广场	156
25. Vejle城市公园	162
26. 圣汉斯广场	168
27. 赫宁市政厅广场	172
28. Jarmers 广场	178
29. 托伦拉合第公园	182

30. 古斯塔夫·阿道夫斯广场	184
31. 老码头	188
32. Vejle车站	190
33. Glostrup市政厅公园	196
34. Brygge岛港口公园	200
35. 哥本哈根Nordea银行新总部环境及克 里斯蒂安港水岸空间	206
36. 铁锚公园	212
37. 哥伦比纳花园	218
38. Bo01住宅展滨海公共空间	220
39. Bertel Thorvaldsens 广场	228
40. Amerikakaj住宅楼环境	232
41. 奥大街和伊莫瓦德街	236
42. Frederiksberg新城市中心开放空间	240

参考文献	248
------------	-----

后记	250
----------	-----

第一部分
绪 论

1 北欧国家概况

北欧由瑞典、丹麦、芬兰、挪威、冰岛以及法罗群岛和格陵兰群岛组成(图1), 现有人口2500多万, 是一个社会稳定、经济发达的高福利地区。人口稀少、资源丰富、生活富裕、福利优越, 是当今北欧国家的真实写照。

因瑞典、挪威和芬兰位于欧洲北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 所以北欧国家也被称为“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是欧洲最大的半岛, 古称为Scandia, 意为“斯堪的纳维亚人居住之地”。斯堪的纳维亚一词现代的用法源自19世纪中叶提倡统一丹麦、瑞典和挪威的政治运动。当时, 受到拿破仑战争(1799~1815)所引发的动荡影响, 挪威从丹麦分裂出来, 瑞典的东部地区(即芬兰)被俄罗斯帝国侵占。“斯堪的纳维亚”一词就用来代表俄国以外的北欧国家(丹麦、瑞典和挪威)。今天, 斯堪的纳维亚成为描述北欧国家的地域性名词。

北欧国家同处北极圈附近的高纬度地区, 每年五月到九月, 气候最佳, 温度适宜, 白昼较长。春秋两季比较短促, 冬季从每年十一月一直到次年三月, 寒冷漫长, 还有漫长的冬季夜晚。

除丹麦和冰岛外, 北欧国家森林面积广阔, 尽管林区树种相对单调(以赤松、云杉和白桦为主), 但这里雨量充沛, 林木生长茂密。林缘整齐的森林或树丛与柔缓变化的地表, 构成非常平和的自然景观。斯堪的纳维亚山脉曾是欧洲第四纪冰川的主要中心, 大陆冰川曾覆盖了整个北欧地区, 冰川在融化过程中形成了众多的冰川湖泊群, 所以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到处可见冰川侵蚀与堆积地貌, 湖泊众多, 河流短小。

在文化上, 北欧国家有很多的共同性, 除了芬兰语外, 大部分丹麦、瑞典和挪威的方言是大致互通的, 斯堪的纳维亚人能够理解彼此的标准语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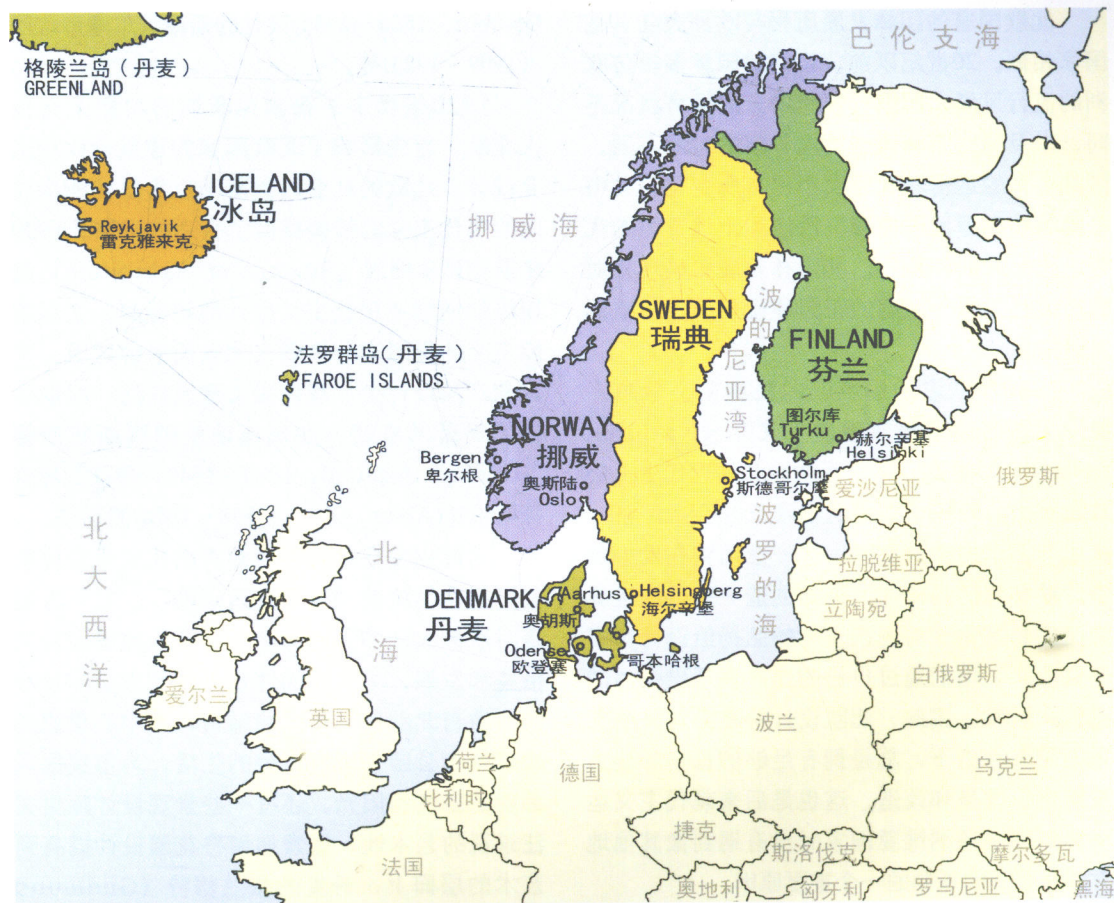


图1 北欧国家地理位置图

1397年, 丹麦、瑞典(连同芬兰)和挪威(连同冰岛)三国结成了以丹麦国王为共主的斯堪的纳维亚联盟, 又译卡尔马联合(Kalmar Union, 14世纪末至16世纪上半叶)。1523年, 瑞典脱离丹麦独立。1814年“瑞—挪联邦”形成(1905年解散), 两国共戴一君。1864年“瑞—挪联邦”拒绝军事支援丹麦对抗普鲁士, 统一斯堪的纳维亚的政治运动宣告结束。虽然斯堪的纳维亚的大一统始终不能实现, 但早在1873年斯堪的纳维亚就成立了金融联盟, 克朗成为共同货币直至

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后, 芬兰和冰岛与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以“北欧国家”的名义加强合作, 1952年成立了北欧理事会, 合作关系进一步加强。

在政治上, 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 一些倡导社会改良、实现平等民主社会的中、左派政党在北欧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并且在这些国家中长期执政, 因而形成了今天北欧国家相似的社会环境, 如阶层的弱化, “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政策, 平均的生活水准, 平等和谐的社会等。

2 北欧国家景观设计的发展

北欧国家的园林发展历程与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相似。20世纪以前,它们的园林多模仿欧洲的流行风尚,但因气候和国家的经济状况不同,以及这些园林风格传入各国的时间不同,园林要素的运用和规模大小也有所变化。其中丹麦和瑞典因地理位置、经济和土地资源的优势,比起挪威和芬兰,其园林发展史呈现相对的连续性,每一时期的花园建设规模也与欧洲大陆相近。

1880年斯堪的纳维亚的民族主义争鸣,触发了著名的“民族浪漫主义”(National Romantic)运动,这一运动在北欧近代史上极具震撼力,导致了斯堪的纳维亚社会、经济、文化与艺术的空前发展。这一运动旨在发掘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努力创造一种适应世界潮流的新文化。对民族文化的弘扬给设计师带来自信心,他们通过自己的作品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因此,北欧设计师在面对外来文化的巨大冲击下,总是拥有足够的自信和能力对其进行改良和改造。这也是后来现代主义运动传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时没有遇到像其他地方那样强烈的抵制的一个重要原因。

20世纪初,北欧国家的景观设计受到工艺美术运动(Arts And Crafts Movement)和“民族浪漫主义”运动的影响。瑞典的花园设计强调形式的简洁、建筑与环境间的和谐、空间的概念和节奏。丹麦花园设计更多地借鉴了英国工艺美术花园的空间限定手法和植物运用思想。这一时期在北欧建筑上也产生了民族浪漫主义风格的杰出作品,如沙里宁(Eliel Saarinen, 1873~1950)设计的赫尔辛基火车站(1906~1916)、尼若普(Martin Nyrop, 1849~1921)设计的哥本哈根市政厅(1892~1902)和厄斯特堡(Ragnar

Östberg, 1866~1945)设计的斯德哥尔摩市政厅(1909~1923)等。

1920年代末,德国包豪斯的功能主义传入北欧,首先影响了北欧国家的建筑设计和工业设计。北欧的社会政治基础也为以功能为导向的现代主义的传播提供了合适的土壤。1930年斯德哥尔摩展(Stockholm Exhibition)是斯堪的纳维亚现代主义设计的转折点,之后功能主义的思想充分体现在北欧国家的建筑、家具和产品设计上。现代主义建筑在这一时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如瑞典建筑师阿斯普朗德(Gunnar Asplund, 1885~1940)和芬兰建筑师阿尔托(Alvar Aalto, 1898~1976)的作品。

功能主义在景观领域的杰出代表是瑞典斯德哥尔摩学派的“城市公园运动”。它一方面是对欧洲大陆和美洲大陆城市公园建设经验的借鉴和发展,另一方面体现了现代主义的社会性本质与北欧民主传统的结合,其中心思想是通过城市公园去影响市民的生活,为市民提供必要的空气和阳光。还有一些景观设计师更关注景观的艺术性,探索如何将花园设计提高到艺术的层面上,丹麦的布兰德特(Gudmund Nyeland Brandt, 1878~1945)和索伦森(Carl Theodor Sørensen, 1893~1979)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1950年代是北欧设计的一个标志性时期,建筑、景观和产品设计都形成了自成一派的斯堪的纳维亚风格,并占据了世界设计领域的一席之地。工业设计中“人文功能主义”的设计哲学,成为北欧工业设计对现代设计的一个主要贡献^[1]。北欧设计师将德国纯理性的功能主义进行改良,运用本土的木材、皮革等天然材料设计出大众化的家居产品。在建筑领域,北欧建筑师通过建筑与环境的对话,通过地方材料

的运用,形成了具有人情味的现代主义风格。以芬兰的阿尔托、丹麦的伍重(Jørn Utzon, 1918~)和尤根·博(Jørgen Bo, 1919~)为代表的建筑师主动介入景观的塑造,他们在设计中追求建筑与自然环境的融合,成为斯堪的纳维亚建筑的特征。

在景观领域,随着丹麦的索伦森、埃斯塔特(Troel Erstad, 1911~1949)和雅各布森(Arne Jacobsen, 1902~1971)及瑞典的海梅林(Sven A. Hermelin, 1900~1984)和格莱姆(Erik Glemme, 1905~1959)等设计师的作品的成功,景观设计的地位更加突出。在这一时期,对景观功能与形式的探讨以及二者的结合成为斯堪的纳维亚景观设计关注的焦点。花园被看作是建筑的室外房间,功能化的花园设计与城市公园建设也形成了独特的景观语言,丹麦是以绿篱为要素的简单几何形的空间组合,瑞典则是以“自然”为导向的花园和公园设计。

1960年代,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在劳动力的增多带来城市和工业繁荣的同时,城市住宅的大规模建设也破坏了城市景观中原有的许多自然和文化特色。这一时期城市扩张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大大拓展了景观规划与设计的范围,景观设计师开始介入工业设施、水电站、采石场、高速公路和桥梁等基础设施的规划和建设项目中。

1970年代的能源危机带来了城市生态运动,在对自然界植物群落和生境的模拟和缩微中,景观设计似乎消失了^[2]。这一时期的北欧设计处于发展的低潮,但设计师仍为斯堪的纳维亚风格的重建而努力。

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由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型,北欧国家许多城市的中心开始

更新改造，建筑行业的繁荣带动了建筑设计、景观设计、室内设计和家具产品的创新发展。城市公共空间的设计大量增加，交通道路景观设计也在大规模展开。水电设施的建设，高速公路的发展，提出了景观一体化的新要求。景观规划的重点逐渐转移，人们开始强调景观的可持续性并建立自然保护区。

1990年代后，艺术和设计领域中极简主义的兴起又将斯堪的纳维亚的设计推向新的历史舞台。年轻的景观设计师开始与艺术家合作，将艺术化的装置和艺术品看成是景观的一部分，从而把斯堪的纳维亚景观设计中功能与艺术相统一的传统推向新的高潮。

3 北欧国家景观设计的特征

20世纪的北欧设计呈现出明显的二元性——对外的趋同性和对内的多元性。在北欧国家相近的自然条件、共同的宗教信仰、类似的文化传统、接近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以及彼此间的姻亲关系下，产生了共同的对朴实、美观和实用的设计哲学的追求。为大众而设计的民主设计思想、从自然中获得灵感、对光与材质的关注、人情味与地域特色，以及功能和艺术的统一是北欧各国设计的普遍特征。而国家发展水平、地域特征、民族传统特色以及受其他国家的具体影响的不同，又导致了北欧各国设计多元化的存在。

3.1 民主的设计思想

北欧的民主社会传统孕育了它为广大而设计的民主设计思想。斯堪的纳维亚民族的“民主”和“平等”思想是其古已有之的社会体制的产物。在基督教传入和中央集权君主制建立之前，古老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实行“庭”（Thing 或Ting）的议会制^[3]：首领或国王的权力取决于人民的意愿，人民的意见得到普遍重视。在以后的社会发展中，这种“平等和民主”的体制特征一直被延续着。

北欧国家多是高税收、高福利国家，人民享有平均的、良好的生活水准。社会各阶层生活水平的靠近，使工人阶级的地位明显上升。艺术的发展在经济和道德上依赖于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上层，建筑、景观、工业产品没有机会向奢侈品方向发展，功能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现代运动得到了广泛的社会需求的鼓励，受到普遍欢迎。相比于法国、意大利这些以奢侈品闻名的国度，北欧国家的国际知名品牌相当多的是代表着物美价廉的产品，

如IKEA家具和H&M服装等。为普通人提供普通的但却是精良的设计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各个设计领域追求的最高境界。

3.2 从自然中获得灵感

北欧人热爱自然，热衷户外活动。对自然的珍视和虔诚的热爱，带来了北欧设计师丰富的设计灵感和创作源泉。20世纪北欧国家许多杰出的产品设计，其灵感都来源于大自然。受芬兰湖泊岸线的启发，阿尔托设计了著名的Savoy玻璃花瓶（1936，图2）；芬兰设计师维尔卡拉（Tapio Wirkkala，1915~1985）设计的具有叶片造型和叶脉纹理的木盘（1951），被誉为1951年度最美的物品；以翩然纷飞的蝴蝶为灵感，丹麦设计师迪策尔（Nanna Ditzel，1923~2005）设计了著名的蝴蝶椅（1990）。

瑞典景观设计师把花园看成是自然，从对自然的感受（声音的倾听和景观的阅读）中，形成了通过设计的“有为”来达成对基地的看似“无为”的景观设计特征。丹麦设计师把农业景观中整齐的林缘、篱墙、小树林和草地，结合现代主义的思想，转化为丹麦化的景观设计语言。芬兰人更是把天然形成的湖泊风景看成是民族景观，公园的景致也以湖景为特色。

3.3 体现民族传统和地域性

受“民族浪漫主义”运动的影响，北欧建筑师常把传统农舍的木构建筑形式和建筑要素（院墙、柱子、栏杆等）的构造方式，自觉地运用到现代建筑中，同时把对自然的热爱转化成建筑与自然环境的融合，形成地方主义的特色。在其他的设计领域，北欧各国的设计师也

善于从各自的民族传统和自然环境中汲取设计灵感、提炼设计语言，这种传统导致了北欧设计在设计语言、用材和工艺上都具有鲜明的民族和地域特色。

北欧景观艺术大量使用正方形和圆形等几何形。早在石器时代，圆和十字形图案就经常被用红色颜料刻在灰色花岗岩巨石上。维京时代（Viking）开会时，参加会议的人都坐在树下或是池塘边摆放成一圈的大石块上，这种古已有之的圆形空间形式是今天北欧设计师仍在大量使用圆形的部分原因^[4]。

北欧国家有优秀的手工艺传统，传统艺术中独特的民族语言和精良的工艺品质，通过与现代设计的结合，形成了具有本土特点的现代主义。尽管有强国的入侵，世界流行风格也在不断变更，但斯堪的纳维亚景观设计几十年来坚持走自己的道路，以朴素自然、温馨典雅和功能主义的简洁风格赢得了人们的尊敬。

3.4 注重人情味

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特殊气候决定了在一年中的多数时间内，人们不能像中欧特别是南欧国家那样，有丰富的室外活动和交往，这导致了他们对“家的气氛”和室内生活的尤为重视。从建筑、室内、家具到日常生活用品，设计非常讲究使用的舒适性和材料的触觉感受，充满了人情味且品质突出。

“民族浪漫主义”运动导致了木材在北欧建筑中的大量运用，其他的传统材料，如石材、砖等的使用也使源于德国的冰冷的理性主义建筑转化成温馨、充满人情味的北欧建筑，这些也对景观设计产生了重要影响。北欧设计师格外重视材料的质感，质感是材料肌理和人的触

感的基础,材料的应用充分体现了北欧设计的人情味和美学品质。如芬兰盛产木材和铜,建筑师阿尔托娴熟地将这两种材料结合起来,木板条常用作建筑室内外的装饰,铜则用来突出细部的精致,如门把手等部件。

北欧设计的人情味还体现在一切设计都以人为本。产品设计中人体工程学的运用,建筑和景观设计中对人的尺度和人的活动方式的尊重,都使作品表现出北欧风格特有的舒适和亲切。

3.5 注重对自然的体验

北欧人民对自然有着近乎崇拜的热爱,他们心灵丰富,对自然的变化感受细腻。无论花园、公园,还是城市广场,都是作为感受自然、与自然共呼吸的场所。天空的阴晴明暗、云聚云散,风的来去踪影,雨的润物无声和植物的季相变化,常常是设计师捕捉的对象并反映在设计中,让人们身处其中能真切地感受到这些微妙的变化,享受“天人合一”的美好境界。

例如,许多北欧景观作品都非常关注地面铺装的设计,运用多种材料拼出精美复杂的图案,雨天铺装图案鲜明突出;晴天铺装图案淡雅含蓄。在北欧国家潮湿多雨、天气变幻莫测的情况下,铺装图案的不同效果反映了不同的天气状况。一些景观设计师,如丹麦的S.L.安德松(Stig Lennart Andersson)常常在作品中设计一些浅浅的积水坑,不仅在下雨的时候能积聚少量的雨水,又能在放晴后倒影天空的变化,从而感知自然。

3.6 重视光环境设计

冬夜的漫长使得北欧人对光有着特殊的情感。他们不仅在建筑和室内设计中讲究光的运用,如阿尔托常用圆柱形天窗获得漫射的自然光线并塑造出舞台般的集中空间,而且也注重光在室外环境设计中的作用。索伦森在设计中就经常运用郁闭的树林和开敞的草地获得空间的明与暗、开与合的对比。

照明技术的不断发展也给设计带来越来越多的可能性。战后出生的景观设计师更加注重人工光源对空间氛围的塑造,注重夜景的梦幻般的效果,使得室外空间在一年四季都具有魅力。冬季漫长而清冷的夜晚,温暖的灯光会给北欧的冰雪世界带来童话般的迷人气息。瑞典景观设计师J.伯格伦德(Jonas Berglund)、丹麦景观设计师S.L.安德松和Birk Nielsens Tegneste等人的一些作品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

3.7 功能与艺术的统一

北欧的设计实质上是对生活的设计。为此,北欧设计总是把对舒适和实用的追求放在首位,他们从来不曾以纪念碑的形式或是绚丽的外表与邻国竞争。同时斯堪的纳维亚民族的性格也决定了他们的设计不追求表面的形式,总是试图改进对现有问题的解决方法,而不是盼望着新事物出现。斯堪的纳维亚人把设计看成是艺术与生活之间的桥梁,常常从自然界中汲取设计的灵感,通过设计的转化,把自然和艺术还原在生活之中,以内在价值和使用功能为主导,非常实用又耐用,充满了恬静的美感和艺术魅力,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设计特征。

北欧湖泊和河川众多,桥梁和水利设施的建设也为景观设计师提供了重要舞台,设计师常常通过艺术化的造型,把满足功能要求的设施形式与自然融合起来,形成新的人工景观。

北欧景观在实用的同时,并不缺少浪漫和美。设计强调简单就是美并注重细节设计,设计师通过简洁及平和的形式语言,创造出充满诗意的和撼人心魄的景观。实用、美学和艺术品质在北欧设计中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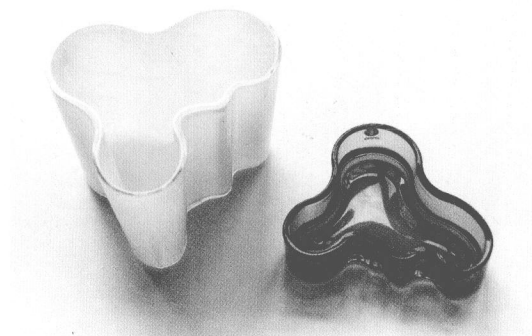


图2 阿尔托设计的Savoy玻璃花瓶

4 瑞典的景观设计

瑞典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东部，领土面积为45万km²，人口891万。瑞典东北部与芬兰接壤，西部和西北部与挪威为邻，东濒波罗的海，西南临北海，是一个远离欧洲大陆的美丽国家。就人口而言，瑞典是一个小国，但就国土面积而言，瑞典是西欧最大的国家之一。瑞典地广人稀，是欧洲人口密度最小的国家，但90%的瑞典人口都居住在瑞典的南部地区。

瑞典的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南部及沿海多为平原或丘陵。在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瑞典地形处于中间地带，虽然处于高纬度地区，但受大西洋暖流影响，气候相对温和。瑞典地形狭长，南北气候有一定差异，北部为大陆性气候，南部为温带海洋性气候。瑞典半数以上的国土被森林所覆盖，其中以针叶林为主，国土面积的16%为山脉和荒原，近10%为湖泊、河流和沼泽地，耕地面积仅占国土面积的8%。在瑞典人心中，他们的国家以美丽的自然景观著称。水多岛多，空气清新，环境优美，景色秀丽，很多瑞典人都虔诚地热爱着他们的大自然美景。

4.1 园林的发展

1143年，法国修道士在瑞典建立了第一个修道院Alvastra。修道院的花园遵循了同一时期欧洲大陆的风格，在正方形的花床内种植着草本和药用植物。在保存较好的Vadstena修道院中，至今还能辨认出当时修道院花园的普遍特征。

文艺复兴时期瑞典的国王大多钟爱建筑与园林，许多外国建筑师和造园师都被委以重任。到17世纪，瑞典出现了更加精巧和复杂的园林。

30年战争(1618~1648)后，瑞典成为超级

大国，这时建造了许多宫殿和规模宏大的园林。热衷艺术的Christina女王召集了许多建筑师和园林师，其中包括法国设计师Simon de la Vallée(1637~1642年在瑞典)和André Mollet(1648~1653年在瑞典)，他们将法国17世纪的园林艺术形式引进了瑞典。Mollet出生于法国宫廷造园世家，他在瑞典重建了斯德哥尔摩的皇家花园，引进了许多植物，设计了一个橘宫和一个法式刺绣花坛，并于1651年在瑞典出版了著作《游乐性花园》(Le Jardin de Plaisir)。建筑师Nicodemus Tessin(1615~1681)和Simon的儿子Jean de la Vallée也都是在法国学习的设计师，他们又进一步将法国园林的设计理念发扬光大。

斯德哥尔摩以西玛拉伦湖(Lake Mälaren)边17世纪建造的德罗特宁霍姆园(Drottningholm)是欧洲著名的巴洛克园林(图3)，由Tessin父子设计。小Tessin(1654~1728)与法国造园家勒·诺特(André Le Nôtre, 1613~1700)颇有私交。设计师Johan Hårleman(1662~1707)曾和小Tessin合作，设计了一些优秀的法国风格的园林。至今仍保存完好的这一时期的园林有Sandemar、Steninge和Sturefors。

18世纪中叶，欧洲开始盛行模仿中国的艺术风格，德罗特宁霍姆园中建造了规模巨大的中国建筑群Kina(图4)。18世纪末派珀(Frederik Magnus Piper, 1746~1824)设计了斯德哥尔摩北部的风景园哈加皇家公园(Hagaparken)，将风景园引入瑞典。哈加皇家公园(图5)有着优美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文化景观，是斯德哥尔摩人一年四季都喜爱的去处。19世纪的重要园林有Forsmark(派珀设计)、Varnanas、Ryfors(Henry和Edward



图3 德罗特宁霍姆园



图4 德罗特宁霍姆园的中国建筑群



图5 哈加公园

Milner设计)和Adelsnas。在私家花园的设计中,对称的平面成为当时的时尚,各种古典风格的花园也被建造。

4.2 现代景观设计的发展

20世纪初,瑞典的花园设计受到了工艺美术运动的影响,强调形式的简洁、建筑与环境间的和谐以及空间的概念和节奏。英国园林师鲁滨逊(William Robinson, 1838~1935)设计的野花园(wild garden)的思想辗转传到瑞典,对当地耐寒植物的运用产生了重要影响。

1917年瑞典建筑师阿斯普朗德和莱维伦茨(Sigurd Lewerentz, 1885~1975)设计的斯德哥尔摩森林墓地(Woodland Cemetery)是现代建筑与景观完美结合的早期范例。森林墓地的设计表达了控制空间的新思想,同时植物不再是孤立的设计要素,它是整体空间的组成部分并与非对称的布局形式相协调。

莱维伦茨也是瑞典著名的建筑师,其作品通过低矮的尺度和精心组织的建筑与借景,使建筑和环境自然地融合和过渡,如瑞典南部城市马尔默(Malmö)的东部墓园(Eastern Cemetery, 1945), (图6), 斯德哥尔摩Björkhagen的圣马可教堂(St. Mark Church, 1956) (图7)和瑞典南部城市Klippan的圣彼得教堂(St. Peter Church, 1963) (图8)。

20世纪前几十年的瑞典公园保持了19世纪后半叶的模式,是中产阶级休闲的地方,设计常常不顾地形,以几何图案的道路展开,同时强调了植物的园艺表达。1910年代开始,植物学教授色南德(Rutger Sernander, 1866~1944)提出根据所在环境来设计公园的新思想。他认为,要关注基地的自然资源,在保持当地景观的前提下,结合草地树丛进行设计。现有的景观价值,一旦被破坏,将不能再创造,必须让后人仍然能拥有当地景观的现有价值。一些受色南德的思想影响的公园在乌波萨拉(Uppsala)城市的外围被建造,如1916年

的施塔特科根(Stadsskogen)。但是,在城市中心建造这样的公园,还是不能为多数景观设计师接受。这一时期的景观设计师多在海外学习,尤其是在德国学习,带来了现代主义的新思想,同时,他们也在工作中与建筑师建立起了紧密的合作关系。

1930年斯德哥尔摩展启示了北欧景观的处理方法,它强调景观设计与自然的结合,留给植物一个自由的生存空间,使人们能够在一个不受约束的、自由和轻松的环境中与自然亲密接触。该展会将城市公园引入了一个新时代——公园成为城市规划中公认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20世纪30~40年代,由于战争的影响,北欧其他国家的设计活动被迫中断,大批设计师、艺术家流亡瑞典。而瑞典由于保持中立,避免了战争,获得了相当好的发展环境,经济繁荣,人民对未来充满希望,“瑞典模式”逐渐建立即一个现代福利国家,它的目的是使人民获得普遍的好处。

随着政治和社会状况的变化,功能主义的公园开始崭露头角。由于瑞典社会民主党在国会中的领导地位和其政治纲领的推行,功能主义的模式在瑞典很快就替代了以前那些高贵的典型。

20世纪30~40年代,瑞典许多城市设有公园机构,拥有自己的设计师队伍,负责几乎所有重要的设计工程。1936年,阿姆奎斯特(Oswald Almqvist)担任了斯德哥尔摩公园局的负责人。这位雄心勃勃的建筑师试图将新公园的思想在城市中变为现实。他展开了一系列工作,从城市绿地系统的规划到单个公园的设计,事必躬亲。在他任职期间,一个新的时期开始了。他是第一个制定详细的公园发展计划的公园局的领导人,既制定了原则性的政策,又有单个公园的设计。虽然他于1938年被迫辞职,但他的工作为日后斯德哥尔摩公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的思想很多年来一直是斯德哥尔摩公园局行动的指南。

接替阿姆奎斯特的是布劳姆(Holger Blom),他作为公园局的负责人长达34年之



图6 马尔默东部墓园



图7 Björkhagen圣马可教堂庭院



图8 Klippan圣彼得教堂花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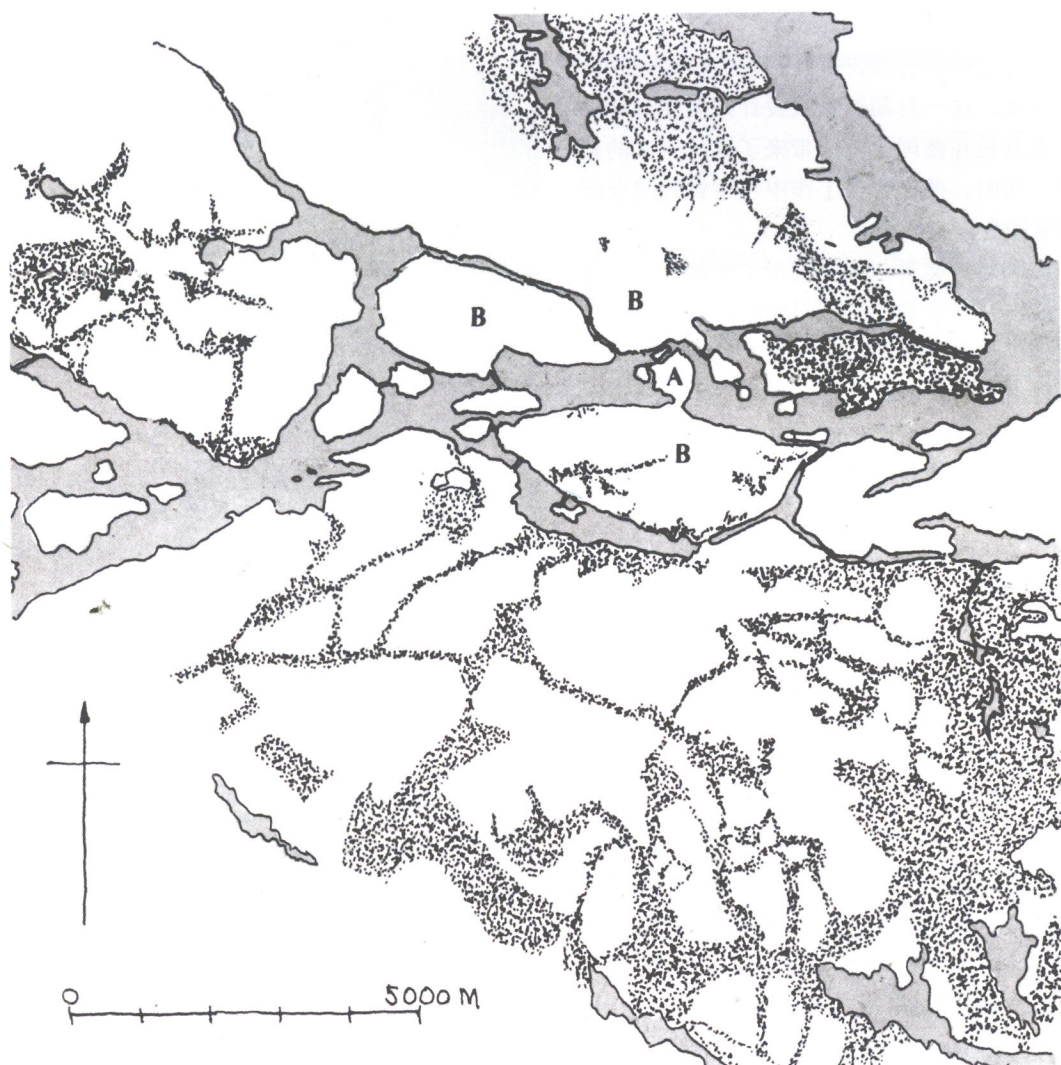


图9 斯德哥尔摩城市绿地系统平面图 A.老城中心 B.新城中心 (引自The Landscape of Man)



图10 Höga-Kunsten公路工程 (引自Topos 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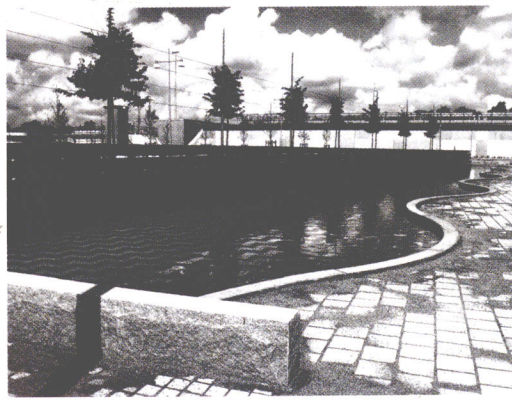


图11 哥德堡污水处理厂环境 (引自Topos 27)

久，直到1971年退休。他改进了阿姆奎斯特的思想，促使了“斯德哥尔摩学派”（Stockholm School）的形成。

布劳姆的公园计划反映了那个时期的时代精神：城市要成为一个完全民主的机构，公园属于任何人。在这一计划实施的过程中，斯德哥尔摩公园局成为一群优秀的年轻设计师们成长的地方，一些人成为瑞典景观设计界的主要人物，如海梅林（S.A.Hermelin, 1900~1984）、格莱姆（Erik Glemme, 1905~1959）、波道夫（U.Bodorff, 1913~1982）、鲍尔（W.Bauer, 1912~）等。

格莱姆1936年进入公园局，作为主要设计师一直工作到1956年，在形成“斯德哥尔摩学派”的大多数作品中，都留有他的手笔。从城市中心最重要的开放空间Kungsträdgården花园到市郊的一个小街角的布置，从楼梯栏杆的装饰到市政厅的会议桌设计，格莱姆在斯德哥尔摩留下了难以数计的印记。

18世纪中叶，英国作家沃蒲（H.Walpole）在描述肯特（William Kent, 1684~1748）设计的风景园时曾有一句名言：“肯特越过了围篱，看到所有的自然是一个园林”。“斯德哥尔摩学派”似乎倒转了这句名言，成为“所有的园林都是自然”，但这并不是任何未经开发的天然地区。许多情况下，选择作公园的基地常常是不可接近的沼泽或崎岖的山地地貌，看上去几乎没有再创造的价值。“斯德哥尔摩学派”的设计师们以强化的形式在城市的公园中再造了地区性景观的特点，如群岛的多岩石地貌、芳香的松林、开花的草地、落叶树的树林、森林中的池塘、山间的溪流等等。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以前几乎没有公园设计师以这样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工作，在城市的中心创造一个完全乡村的景观。

虽然“斯德哥尔摩学派”的作品在形式上与英国风景园有些相似，但是，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园林。风景园是为少数贵族的美学需求，为了部分人的私人使用；而“斯德哥尔摩学派”的公园是为城市提供良好的环境，为市

民提供消遣娱乐的场所,为地区保存有价值的自然景观特征,它的社会性是第一位的,它的意识形态基础源于政治的和社会的环境^[5]。

斯德哥尔摩皇家技术学院的园林艺术教授朗伯格(E.Lundberg)曾这样描述了“斯德哥尔摩学派”的设计思想基础:在对园林艺术的美的追求中,有两条线索可以追寻,一是去研究这个地方的可能性,去关注已经存在了的那些东西,通过强调和简化去加强这些方面,通过选择和淘汰去增加自然美的吸引力;第二是回到现实的需求,即我们想要获得什么?生活将怎样在这儿展开?在这个未来的乐园中,我们希望获得什么样的舒适、消遣和快乐呢?这是一个设计师检验自己的作品时必须遵循的两个方面。

“斯德哥尔摩学派”在瑞典景观设计历史的黄金时期出现,它是景观设计师、城市规划师、植物学家、人文地理学家和自然保护者共有的基本信念。在这个意义上,它不仅仅是一个观念,更是一个思想的综合体。

“斯德哥尔摩学派”的顶峰时期是从1936~1958年。1960年代初,成千上万的瑞典人为寻求更好的工作机会涌进首都,于是,大量廉价、预制材料构筑的千篇一律的市郊住宅被兴建,许多土地被推平,地区的风景特征被破坏。尽管斯德哥尔摩公园的质量后来下降了,但至今仍然可以看到格莱姆和“斯德哥尔摩学派”其他人的一些作品。如今,这些公园的植物已经长大成熟,斯德哥尔摩的市民从前一代人的伟大创举中获益无穷。

“斯德哥尔摩学派”也造就了斯德哥尔摩在城市绿地系统建设上的辉煌成就。它通过“指状绿带”(green fingers)的规划思想将自然引入城市,即绿地通过自然的地形,以渗透的方式介入老城和新建城区中,形成有机的网状绿地系统(图9)。渗透的方式,避免了绿地建设中对历史古迹的破坏,也把绿色景观引入每一条街道,人人都可以平等地感受到清新空气和可以接近的绿地。斯德哥尔摩“指状绿带”的渗透理念后来影响了丹麦哥本哈根城市

的绿地系统规划,哥本哈根著名的“指状规划”(Finger Plan, 1948)也运用了相同的理念。

20世纪中期,瑞典的城市建设显示了通过景观、建筑和城市规划来实现政治理想的倾向。斯德哥尔摩郊区的魏林比(Vällingby)就是城市规划的一个范例。除了完整的居住、办公、商业、交通、文化和娱乐设施,林地和公园的区域也都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扩展。不过,城市公园的数量毕竟有限,大多数瑞典景观设计师仍投入到私家花园的设计。在这种情况下,景观设计师经常作为花园设计师工作,他们具备良好的植物知识和种植经验。在私家花园中,通过建造吸引人停驻的廊架和体验花园的步道来创造变化的空间。

瑞典拥有丰富的水电资源,随着高速公路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景观设计师适应社会的大发展,介入了更加广泛的规划设计领域,如工业设施、水电站、采石场、高速公路的规划。景观规划与设计的范围大大拓展。

1970年代,景观行业关注的重点是生态问题以及规划建设对自然的影响。对自然的热爱和尊崇是瑞典人的传统精神,同时也已融入他们的现代生活。1970年代以来,瑞典在致力于本国和全球环境保护方面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与1960年代相比,70年代景观设计师除了设计位于乡村中的项目外,有更多的项目在城市之中。在生态理念的驱使下,自然景观的语言被应用到城市的文化景观中,有时就会产生一种缺乏逻辑和条理的设计。例如在居住区庭院中,尽管空间很小,根本无法模拟复杂的自然生态系统,但设计师仍然试图在每个角落里模仿自然的群落生境。瑞典景观设计评论家T. 安德松(Thorbjörn Andersson)认为,正是上述这种设计方式导致了景观设计中真正设计的几近消失^[6]。在70年代的生态运动中,景观设计师反而失去了设计的能力,随之建筑师介入到景观行业中,他们设计的精巧的廊架、长凳及其他构筑物遍及城市的广场、街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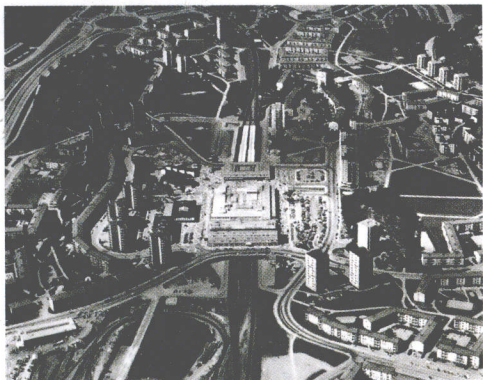


图12 魏林比小镇鸟瞰
(引自The Architecture of Landscape: 1940~1960)



图13 Bo01小区完善的雨水收集系统

和公园之中。

1990年代,温室效应和繁重的交通给城市带来了诸多的问题,生态、空间、可持续成为新的重要词汇。工业的转型和交通方式的变化造成了城市里大片衰落的工业和港口区。景观设计师再次走入大型的景观项目,不过这次不是在自然中,而是在城市中,如城市旧区的更新改造,城市开放空间的建设等等。

1998年斯德哥尔摩的欧洲文化之都年(Cultural Capital Year)系列活动中的现代景观展和花园展引起了人们对景观的关注。90年代末的几个项目显示出瑞典景观设计师对充满表现力的景观的追求,同时,景观设计师与艺术家之间有了更普遍的合作。这时,景观设计师也更加广泛地涉足基础设施的建造,如瑞典最引人注目的32km长的沿海公路工程Höga-Kunsten(图10),连接瑞典、丹麦的厄勒海峡(Øresund)大桥的建设,以及由景观设计师Jan Rantfors设计的瑞典哥德堡(Göteborg)的污水处理厂环境(图11)等。

功能主义的社会理想成就了20世纪瑞典景观设计的精华。在寻找人人平等的现代主义理想中,景观设计回到了“自然”的传统上。斯德哥尔摩学派的城市公园运动不仅把自然中的林缘、湖泊和池塘、林中空地和自然草地引入城市,并且形成了先进的城市绿地系统。

20世纪瑞典在景观设计上构筑了自己的特征,同样对新城建设和旧城区的更新改造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瑞典是一个工业国家,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工业化过程导致了城市人口的急剧膨胀。为缓解大城市的居住压力,瑞典设计师在1950年代就提出了以交通干线为脉络、建设有就业机会的自给自足的新城开发模式。遵循这种模式,50年代在斯德哥尔摩附近新建的魏林比小镇(图12)就成为现代城市建设史中的一个杰出范例。小镇预见性地避免了当代城市建设出现的许多弊端,诸如交通问题和因无法解决就业问题而出现的“睡城”(bedroom city)等。

21世纪初,瑞典在将废弃的工业港口转变

为可持续的新城区的实践上同样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马尔默西港区(Western Harbor)的开发和斯德哥尔摩Hammarby Sjöstad新城的建设是其中的典型。2001年在马尔默举办的欧洲住宅展览会Bo01,建成了以明日之城(City of Tomorrow)为主题的Bo01住区,它是西港区长远开发计划中的第一步。Bo01成功地将城市废弃的海港区转化为全面实践可持续发展概念的舒适优美的城市生活新区,许多北欧国家的景观设计师参与了项目的设计工作。Bo01在指导思想和应用技术方面,既采用了当今建筑领域许多先进的研究成果,如低层高密度街坊式的建筑布局、建筑的节能设计、百分之百可更新利用的能源系统、污水与废弃物回收和循环利用的系统、城市暴雨的管理和利用(图13)等,也实践出许多有利于城市环境多样性建设的开发标准和规划思想,如高标准的公共空间建设,大量开发商的参与和保障最终建设品质的“品质计划”(quality programme),这些都已成为后续西港区开发的模式和标准。Bo01住区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开发策略、建设模式和先进技术的运用,成为国际领先的可持续城市住区范例。

Hammarby Sjöstad新城位于斯德哥尔摩市区和Nacka自然保护区之间,是斯德哥尔摩多年来最大的城市发展项目,目前正在建造中(图14)。Hammarby Sjöstad新城把城市规划、建筑设计以及公共开放空间统筹考虑,将一个日渐衰败的港口和工业区转变成充满吸引力的、拥有美丽公园和绿色开放空间的城市新区。到2010年全部建设完成时,新城将容纳30000人生活和工作。在环境规划上,新城继承了斯德哥尔摩学派的公园统筹城市生活的思想。新城中心宽阔的水体形成了视觉焦点(图15),各区周围规划了不同类型的公园、码头和步行道,为市民提供了多种运动和休闲的可能,有小船停靠点,室内和室外运动场,可以方便地到达Nacka自然保护区。新城由传统的市中心区和现代开放式的都市区组成。市中心区街道的尺度、街区的长度、建筑的高度、密度和多功能的空间使用都与通风、阳光和景观的要求相和



图14 Hammarby Sjöstad新城平面图
(引自www.hammarbysjostad.se)



图15 Hammarby Sjöstad新城鸟瞰
(引自 www.hammarbysjostad.se)